

# 刺槐树



[刺槐树\\_下载链接1](#)

著者:[法]克洛德·西蒙 (Claude Simon)

出版者: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4

装帧:平装

isbn:9787540475642

《刺槐树》是法国新小说派作家克洛德·西蒙（1913—2005）的一部小说作品。该书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西蒙运用档案、口述、信件和想象，在其中融入了祖先、父母及自身的大量真实经历。全书共分为12章，每章以一个具体的年代或时间段作为标题，对应所涉及的大体时代，而叙事的红线却不经意地在不同的时空之间自由穿梭。一战、二战、法国大革命、西班牙内战、苏联游记……一个个片段拼贴出一个家族一个半世纪的悲欢离合和一个二十世纪儿从少年到老年的生命历程。在个人命运中交杂着的是永无止息的战争、动乱和革命，而与个人在历史洪流中所受的创伤相对应的是自然界对人事纷争的冷漠和它亘古不变的兴衰枯荣的节律。

作者介绍:

克劳德·西蒙（法语：Claude Simon，1913年10月10日—2005年7月6日），法国作家，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及成名作《佛兰德公路》。

译者简介:

金桔芳，华东师范大学欧语系法语专业学士，法国巴黎第三大学比较文学系硕士和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法语系讲师，主要从事中法先锋文学和接受美学的研究。主要译作有《至爱手记》（随笔）（合译），（法）让-皮埃尔·卡塞尔（Jean-Pierre Cassel）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法国作家怎么了》（文学理论），（法）让·柏西耶（Jean Bessière）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贝克特全集》（合译），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著，湖南文艺出版社（预计2016年出版）。

目录:

[刺槐树\\_下载链接1](#)

## 标签

克洛德·西蒙

法国文学

法国

小说

新小说

外国文学

文学

诺贝尔文学奖

## 评论

塞利纳的省略号机关枪，萨拉马戈的逗号飞镖，西蒙的括弧双刀

-----  
起初因为漫天飞舞的括弧双刀而阅读困难，但即便困难之中，仍然清晰地感受到了大段大段冷淡无情的万物之间，蕴含着某种微弱但确实存在的情感，热情、勇气、卑微、厌弃.....凡此种种。  
在恢弘而卑微的命运中，散落的是每一个个体的爱与恐惧，延续着，粘连着，每一页都勾连着每一页，每个人都延续着每个人，历史与神话，雨水与子弹，马匹与妓女.....  
合上书的时候，有一丝错觉：这不是关于一百年时光里的欧洲，而是关于千万年岁月里的这个星球。

-----  
读西蒙就像一帧一帧地观看时间的运动，随时会迷失在狂暴的分镜和绵延的长镜头中。几乎零「叙述」，仅用「描述」构建跨越两次大战的家族史，人物没有名字，记忆没有次序，冷漠如历史本身。书的12章让人想到钟面，想到树的12个月、世界的120年。戈达尔：「战争只有幼年 and 老年，它拒绝进入成年」。

-----  
布鲁诺·舒尔茨+普鲁斯特+莫迪亚诺+尤瑟纳尔

-----  
法国人其实不热衷于讲故事，这貌似和中国人背道而驰，但究根结底，我们的书写其实都是一种无力的死亡。当法国人在讲故事，这意味着他们在讲述自身逝往的死亡，这种死亡是自传性多于虚构性的。可哪一种书写不带有普遍意义上的自传性？或者，哪一种书写不讲述个体的死亡？

-----  
我还是高估了我自己……这根本是幻术。

文字的质感异常密集，导致校对编辑很多错别字甚至标题年份的错误都没发现。比较难进入的小说，进入之后又容易被真实的描摹带离小说本身，这样的叙述是天赋性的，文字的质感说到底还是作者的性格体现。

无法进入，哪怕去找格里耶对新小说的解读也徒劳。读小说很多时候像在作者的牵引下做梦，但在克洛德·西蒙这里，读者（只是我啦）却保持一种进入不了的清醒和焦躁。作者意图、文本本身在我还是关闭的。想起古希腊人将读书当成是进入和被进入的性交关系。因为读书几乎总是内在发出声音，写东西就是要最终控制读者的声音和身体，跨越时空控制。读书就是把自己的身体拱手让给作者来控制。写作的人是施爱者，读书的人则是被爱者。而新小说是要反抗这种文字中的主导关系，抗拒读者被进入。本打算今年开一条新小说的阅读方向，不曾想一下在克洛德·西蒙这里碰了壁。（说这些均与小说无关，另，克洛德绝不可能有布鲁诺舒尔茨的味道，舒尔茨的小说最大特点是其缤纷的想象，而新小说一大特点是排斥想象，所以读出舒尔茨的可能误解了）

有力度的文字，绵密的书写。战争就像泥沼，让陷落其中的人裹足难行，在恒远的回旋里，生活变成了无边际的不醒的梦。

渐入佳境。非线性叙事中，藏匿种种意象（如夜空中明亮的星，被不可见的虚线连缀起形成星座）拓展了记忆的维度。

在对物质如自然主义般恪守视觉印象的展示中蕴有巨大的情感激流涤荡其间，女人们借着来自远方男人们的明信片以想象一种视觉将遥远的外地与此地勾连，记忆前后穿梭于不同时空交织而成的多重奏的回响（火车、马蹄、浪潮、树液、落雨、炮弹）中不断互相引爆，不妨感受一下诸如“……他唯一需要做的事，不是厮杀，也不是牺牲，而是以某种方式一命呜呼，也就是说……在二十年后定定地站住，目标暴露无遗，军装上的军衔标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手里握着毫无用处的望远镜，耐心等待一颗枪子儿打得他脑浆迸裂”这样比比皆是的句子，中心句被反复累加的插入语、定语、状语等从句撑开，不仅情感因岁月的钩沉而发生了厚度与深度的膨胀，意义在追逐词语的过程中也发生了诗性的延宕：“语言及其负载的意思，发出了终极性和几乎是命中注定般的必然性气息”（伊格尔顿）。

好高级的写法

每一个字看着都疼。这种麻木感堆出来的崇高，像沉浸在一片野林子里。

-----  
也是西蒙非常著名的作品了，阅读也有一点难度

-----  
克洛德·西蒙

-----  
哇！

-----  
太好了。第一次认识克洛德·西蒙。他学过绘画啊，难怪。

-----  
Simon的写法操作起来并不难但是给读者阅读真的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括号里带着括号，一切都按着类似于意识流的方式来讲故事，就像是把一幅千片拼图打散，然后把那些颜色花纹相同的碎片，一把把抓起来给你看

-----  
第二遍再读

-----  
2019年第8本 5.6-5.20 恍若在读《追忆似水年华》可我就是爱这种调调啊！  
残碎的历史瞬间拼凑出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家族往事。个人只是历史车轮下渺小的尘埃

-----  
[刺槐树\\_下载链接1](#)

## 书评

（刊于《文汇报》2017年4月11日，发表时有改动）文/俞耕耘  
克洛德·西蒙，在1985年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显然，这是对法国“新小说派”的最高肯定。它看似像个小意外：论资历，他比不上萨洛特这位“元老”；谈名气，又抵不过格里耶这个“主将”。然而，诺奖的趣味虽别致，但眼光...

-----  
推荐法国作家克洛德西蒙的《刺槐树》，我还只看了个开头，西蒙把握形象的能力让人迷醉，在小说开头出现的两个游荡的女人似曾相识，就是你觉得这是真的，就应该有过这两个女人，在世界上游荡过像是在小说里那样游荡，如触如摸，非常性感。  
我需要消化这样的幻觉，在这样的幻觉...

-----  
[刺槐树 下载链接1](#)